

Safe
Haven

在最黑暗的时刻，爱是唯一真正的避风港。

避风港

Nicholas Sparks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著

李娟 译



Safe Haven 避风港

Nicholas Sparks

[美] 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著

李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避风港/(美) 斯帕克思著; 李娟译.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09-6602-0

I. ①避… II. ①斯…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6982号

避风港

出 版 人 胡振泰

作 者 [美]尼古拉斯·斯帕克思

译 者 李 娟

责任编辑 常 浩

特约编辑 牛晓婧

封面设计 弘文馆·马顾本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 (700×970毫米)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0.75

书 号 ISBN 978-7-5309-6602-0

定 价 28.00元

鸣 谢

每写完一本小说，我总是会想起那些给予过我帮助的人。一如既往，我最先想到的总是我的妻子凯瑟琳，她不仅要忍受时常困扰我这个所谓作家创作时的喜怒无常，而且在过去一年里她痛失双亲，心灵饱受煎熬。我爱你，我多希望能做点什么来减轻你的哀痛。我的心与你同在。

我也要感谢我的孩子们——迈尔斯、瑞安、兰登、莱克西和萨凡纳。迈尔斯已是一名大学生了，而我最小的孩子还在上小学三年级，看着他们成长是一种快乐。

我的经纪人特丽莎·帕克自始至终都在帮助我写出最好的小说，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能与你共事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要感谢我的编辑杰米·拉布。她向我传授了许多写作方面的知识，我感谢生活中有你相伴。

丹尼斯·达诺维——我好莱坞的朋友，也是我好几部电影的制片人，许多年来，你给我送来了欢乐和友情。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戴维·杨——阿歇特图书出版集团的CEO，不仅聪明而且人极好。谢谢你能容忍我无休止地延迟交稿。

豪伊·桑德斯和科亚·卡雅庭——我的电影经纪人，和我合作了

多年，我的成功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劳动。

珍妮弗·罗马尼洛——我在大中央出版公司（Grand Central Publishing）的企宣，我每写一部小说她都与我齐头并进，她为我所做的一切让我感到无比幸运。

埃德娜·法利——我的另一名企宣，具有优异的专业素养，为人勤勉，为我的巡讲顺利开展给予了莫大的帮助。谢谢你。

斯科特·休默——我的娱乐纠纷律师，不仅是我的朋友，在合同商议方面，为我争取有利条件也是首屈一指的。我很荣幸能与你合作。

艾比·昆斯和艾米丽·斯威特，是帕克出版公司（Park Literary Group）的一对同仁，他们和我的外国出版商、为我的网页和合同做了大量工作，我深表感谢。你们是最棒的。

马蒂·鲍恩和威克·戈弗雷在担当《分手信》这部影片的制片人时表现超群，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欣赏你们为这部电影做出的贡献。

科特奈·瓦伦蒂、瑞安·卡瓦诺、塔克·图利、马克·约翰逊、林恩·哈里斯和洛伦佐·迪·博纳文图拉都对由我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表现出了莫大的热情，我想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同样的，我和亚当·山克曼和珍妮弗·吉格特——《最后的歌》的制片人也进行了美好的合作。谢谢你们的付出。

我还要感谢莎伦·克拉斯尼、弗拉格以及文字编辑和校对人员，为了让本书付梓成印，他们不得不忙到深夜。

杰夫·凡·威——《最后的歌》的编剧搭档，我要感谢你制作电影剧本的热忱和努力，还有你给予我的友谊。

凯蒂在餐桌间迂回绕行，大西洋吹来的微风在她的发间激起层层波纹。她左手托着三个餐盘，右手一个，身穿牛仔裤和T恤，工作服上醒目地印着伊凡餐馆的广告语：请品尝我们的大比目鱼。她把盘子端给四个身着球衣的男人，离她最近的那位目光对上了她的，四目相接间，他冲她微微一笑。尽管他竭力扮作正人君子，可是她知道她转身走开时，他那火辣的目光一直紧咬着她不放。梅洛迪曾提起过，这几个男人是从威尔明顿来的，他们正在为一部电影选址。

凯蒂取来一壶甜茶，给他们的杯子续满，又回到服务台。她偷偷瞥了一眼外面的风景。时值四月末，气候最为宜人，蔚蓝的天空无边无际地铺展，直至吻上地平线。尽管微风轻抚，而远处近岸航道却波平如镜，天空映照在水面上，将海水浸染得一片碧蓝。几只海鸥栖息在栏杆上，一有食物碎屑掉下来，它们便会俯冲到餐桌下啄食。

伊凡·史密斯是这间餐馆的主人，他对这些海鸥恨得牙痒痒，说它们是“长着翅膀的老鼠”，他已经拿着木马桶搋子来巡视过两回，想把这群“小讨饭的”吓跑。梅洛迪朝凯蒂凑过身来，丝毫不想掩饰

自己的看法，比起那些恼人的海鸥，她更好奇他从哪里弄来的那根马桶搋子。凯蒂未置可否。

她又倒了一壶甜茶，接着开始擦拭服务台。过了一会儿，她感到有人在拍她的肩膀，转身一看，原来是伊凡的女儿艾琳。艾琳年方19，梳着马尾辫，俊俏可人。她偶尔会以餐馆女老板的身份来这里打打下手。

“凯蒂，你还能再多照看张桌子吗？”

凯蒂扫了一眼自己负责的几张餐桌，考虑了一下服务节奏，然后点了点头说：“好。”

艾琳下楼去了。附近餐桌上飘来的只言片语不时钻进她的耳朵里——人们谈论着朋友、家人、天气和垂钓。她看到坐在角落里的两个客人已经合上了菜单，于是赶紧过去为他们点菜。她没有像梅洛迪那样在餐桌旁过多逗留，或找客人搭讪。她不善言谈，但是她手脚麻利，为人谦和有礼，因此顾客似乎也并不介意。

自三月初起她就开始在这家餐馆工作了。在一个寒意袭人、阳光灿烂的午后，伊凡聘用了她，当时的天空艳蓝炫目，像极了罗宾鸟蛋的颜色。当伊凡说她下周一就可以来上班时，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强忍住没有在他面前哭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痛哭失声。当时，她身无分文，饥肠辘辘，整整两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

她重新给客人添了水和甜茶，然后朝厨房走去。厨房里的一名厨师里基一如往常那样朝她眨眼示意。两天前，他约过她，但是她明白地告诉他，她不想和餐馆里的任何人恋爱。她能感觉到他仍不死心，她只希望自己的直觉出了错。

“我想今天的节奏肯定是慢不下去了。”里基在高谈阔论。他皮肤白皙，身材瘦高，或许比她小一两岁，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每次我们觉得快忙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总会又有一批单子，这让

我很受打击。”

“今儿天气真好。”

“说的是，我真不知道大家都上这儿来干吗？像这样的天气，他们应该去沙滩或去钓鱼才对。我收工后就去。”

“听着不赖。”

“待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家吧？”

他一周至少会提两次当她的护花使者。“不用了，谢谢。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

“没关系，”他坚持道，“我乐意效劳。”

“走走路对我有好处。”

她把单子递给里基，他把它黏在了转盘上，然后找出她开的一份点菜单。她拿着点菜单回到服务台，把它放在一张餐桌上。

伊凡餐馆在当地已经经营近三十年了。在这里工作时间久了，她开始能认出那些常客，每当她从餐馆的地板上走过时，眼睛都会越过那些常客去探究那些素未谋面的生面孔。有些爱侣如胶似漆、在旁若无人地打情骂俏，有些则冷眼相对，把对方当空气。有的是温馨的一家子。似乎没有人显得与这里格格不入，也没有谁过来找过她，但她的手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簌簌发抖，甚至到了现在，她晚上还要开着灯才敢入睡。

她的短发是棕栗色的，她经常在出租屋的厨房水池里染发。她没有化妆，她知道自己的脸会吸收紫外线，也许还会被晒伤。她一直提醒自己去买防晒霜，但在付完房租和水电费后，她便所剩无几了，哪来的余钱来买这类奢侈品？即使防晒霜，对她来说也太奢侈。在伊凡餐馆做服务员是份不错的工作，能得到这份工作她感谢天谢地，但这里的食物都不贵，这就意味着客人给的小费也不多。她一日三餐吃的都是米饭、豆子、面团和燕麦片，过去四个月里，她清瘦了不

少，她衬衣下的肋骨触手可及，就在几周前，她眼下出现了黑眼圈，她担心它们再也不会消失了。

“我觉得那些家伙在观察你，”梅洛迪说着，朝电影制片厂来的那四个人所坐的餐桌点了点头，“尤其是棕发的那个。一个字：帅。”

“噢。”凯蒂淡淡应了一声，又倒了一壶咖啡。无论她跟梅洛迪说什么，谈话的内容都像长了脚似的传得飞快，因此凯蒂通常不跟她说什么。

“怎么？你不觉得他帅？”

“我真没注意。”

“啊，凯蒂，这么个大帅哥就摆在你面前，你居然能视而不见。”梅洛迪难以置信地瞪着她说。

“我不知道。”凯蒂依然无动于衷地回答。

和里基一样，梅洛迪也比凯蒂小几岁，约摸25岁左右。赤褐色的头发，一双碧眼风情流转，总像是在放电。她是个狡猾而轻佻的女子，正与史蒂夫打得火热。史蒂夫为小镇另一头的一家百货公司送货。和餐馆里的其他人一样，梅洛迪也是在绍斯波特长大的。她说这里是孩子、家人和老人的天堂，却是单身人士的伤心地。她一周至少会跟凯蒂提一次说她打算搬去威尔明顿。那里有酒吧、夜总会，是购物天堂。她似乎对镇上每个人的底细都一清二楚。凯蒂有时会想，传播流言蜚语才是梅洛迪真正的职业吧。

“我听说里基约过你，”她变换了话题，“可是你拒绝了。”

“我不喜欢和同事约会。”凯蒂假装忙着收拾银托盘。

“我们两对儿可以一起约会嘛。里基和史蒂夫经常一起出去钓鱼呢。”

凯蒂不知道这是里基拜托她的，还是梅洛迪自作主张。或许两者

兼而有之吧。晚上餐馆打烊后，大部分员工都会在此逗留片刻，喝上几杯啤酒。除了凯蒂，大家都在伊凡餐馆工作好些个年头了。

“我认为这样不好。”凯蒂犹豫地回答道。

“为什么？”

“我之前有过一次不好的经历，”凯蒂说，“我的意思是，和同事恋爱。从那以后，我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不要一错再错。”

梅洛迪转了转眼珠，匆匆朝她负责的一桌赶去。凯蒂给两张餐桌送去了账单，清理了空盘子。她总是让自己保持忙碌，强迫自己像个陀螺似的转个不停，想让大家把她当隐形人。她总是把头埋得低低的，把服务台擦得纤尘不染。这样能使日子过快些。她没有与电影制片厂的那个男人眉来眼去。他走时，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凯蒂兼做午餐班和晚餐班。当日光渐渐淡去，白天向黑夜沦陷时，她喜欢看西方天际由蔚蓝色变成灰白色，再变为橙黄和金黄色。日落时分，水面波光粼粼，帆船在轻风中微微倾斜。松树上的针叶发出柔和的光。夕阳一落到地平线下，伊凡便会打开天然气取暖器，取暖器的线圈会像鬼节的南瓜灯一样发出炙热的光。凯蒂的脸有点儿晒伤了，煤气炉散发出的阵阵热浪会让她感到皮肤刺痛。

艾比和大块头戴夫在晚上接梅洛迪和里基的班。艾比是名高中高年级学生，喜欢咯咯傻笑。大个子戴夫在伊凡餐馆烹饪晚餐已近二十年了。他已婚，有两个孩子，右前臂上文了只蝎子。他体重近300磅，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总是油光满面的。他给所有人都起了绰号，称凯蒂为凯蒂猫。

晚餐的高峰时段会一直持续到九点。一旦餐馆开始打烊，凯蒂便会把服务台清理干净并关好。收拾完她照看的最后几桌后，她会帮餐馆工把盘子拿到洗涤槽里去。一张桌旁坐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的双手在桌上胶合，他们手指上的戒指跃入了她的眼睑。这是多么引人注

目、幸福甜蜜的一对啊。她恍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曾经一度也像他们一样是爱的宠儿，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是一瞬而已。大约是这样吧，她想，因为她知道这一刻不过是幻觉。凯蒂迅速地从那对幸福的夫妇身边逃离开，只愿自己能永远抹去那段不堪的记忆，永远不要再产生这种幻觉。

第二天清早，凯蒂光脚端着一杯咖啡走到走廊上，把地板踩得嘎吱响，她身子倚靠在栏杆上。曾经的花坛现在荒草蔓生，几株百合在草丛中左冲右突，冒失地探出头来，她举起手中的杯子，啜饮了一小口，细细品味着咖啡的浓香。

她爱这个地方。绍斯波特不同于波士顿、费城或大西洋城^①，那些城市整日里车水马龙、闹声喧天；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气味，人行道上路人行色匆匆，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个自己的窝。小屋虽不过巴掌大，地处偏僻，但总归是属于她的，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小屋坐落在一条砾石小路的尽头，是两栋一模一样的小屋中的一栋，以前曾是猎房，木板墙，隐藏在森林边缘的橡树和松树林里，森林一直延伸至海岸。客厅和厨房很小，卧室里没有衣柜，但是小屋布置过了，前面的走廊上放了摇椅，而且租金也便宜。房子并不旧，只是因经年疏于打理积满了灰尘，只要凯蒂愿花力气修葺，房东并不吝啬买材料的钱。自从她搬进来后，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趴在地板上或站在椅子上打理小屋。她把浴室擦得直到放亮才罢手；拿一块湿布擦洗天花板；

① 大西洋城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座城市，以赌场著称，在大西洋海岸。

用醋擦窗玻璃，跪在地上剥离厨房油地毯上的锈迹和污垢，使尽了全身力气，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她用填泥料把墙上的洞堵上，然后抹平，直到墙壁平滑如初。她将厨房的墙壁粉刷成了喜气洋洋的黄色，将柜子漆成光洁的白色。她的卧室现在一片淡绿，客厅则是米色。上周，她为长沙发包上了一条新套子，这让它看起来焕然一新。

现在大部分工作业已完成，她喜欢下午坐在前门走廊上，读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除了咖啡，读书是她唯一的嗜好。她没有电视、收音机、手机、微波炉，甚至没有一辆小汽车，她的所有家当装进一个包里都绰绰有余。她二十七岁，一直留着一头金色长发。她没有真正的朋友。她初到这里来时几乎一无所有，现在几个月过去了，她的身家依然少得可怜。她把收到的小费的一半攒下来，每天晚上折好，放进一个藏在走廊下槽隙里的咖啡罐里。这笔钱是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的，她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去动它。哪怕只是想到钱安安稳稳地放在那里都让她呼吸更为顺畅，因为过去的恶魔始终不肯放过她，它随时都可能回来。此刻，它正满世界搜寻她的踪迹，而且每过一天，它的愤怒便增加一分。

“早上好，”一个声音响起，打断了她的沉思，“你肯定是凯蒂。”

凯蒂转身、循声望去。在隔壁小屋松软的走廊地板上，一个女人正朝她挥手。她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棕色长发，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穿着牛仔裤和衬衫，上衣的纽扣扣得一个不剩，衬衫的袖子一直挽到了肘部，一副太阳镜卧在她头上打了结的卷发里。她手里拎着一条小毯子，好像在犹豫着要不要抖抖，最终，她把它抛到一旁，朝凯蒂走来。她的动作充满力量，神态自如，一看就知道是个运动好手。

“欧文·本森告诉我说我们是邻居。”

是房东，凯蒂了然。“我没有想到会有人搬进来。”

“我想他也吃惊不小。当我告诉他我要租下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差点儿没从椅子上掉下来。”这时候她已经走到凯蒂的走廊上，落落地

方地伸出了手。“我的朋友都叫我乔。”

“你好。”凯蒂一面打招呼一面握住了她的手。

“你能想到会出现这种好天气吗？感觉好极了，对不对？”

“美丽的早晨，”凯蒂换了一下脚，表示赞同，“你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昨天下午。随后便乐极生悲，我几乎打了整晚的喷嚏。我想本森积攒了足够的灰尘囤积到我住的地方。你想象不到我那边是怎样一副破败样儿。”

凯蒂朝自家门点了点头。“我住的地方也大同小异。”

“但看起来不像啊。对不起，我站在厨房的时候，忍不住朝你的窗户里面偷瞄了一眼。你住的地方又亮堂又喜气。而我的刚好相反，我租了一个布满灰尘、爬满蜘蛛的地牢。”

“本森先生允许我自己粉刷。”

“他肯定巴不得呢。只要本森先生不用亲自动手，我敢打赌他也会批准我的。所有苦活累活都咱们干了，他倒落得个漂亮干净的房子。”她讥讽地撇嘴一笑，“你在这里落户多久了？”

凯蒂环起双臂，感觉到早晨的阳光开始温暖她的脸庞。“差不多两个月了。”

“我可不敢保证能住那么久。如果我还是像昨晚那样喷嚏打个不停，不出两个月，我的脑袋大概都要打掉了。”她伸手去摘头上的太阳镜，然后扯起衬衣一角擦拭着镜片，“你觉得绍斯波特这地方怎么样？这简直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说呢？”

“你的意思是？”

“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人。我猜你是从北方来的吧？”

凯蒂踌躇了片刻才点头。

“被我猜中了，”乔得意地继续道，“绍斯波特这地方得住上一阵子

才能适应。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都爱这里，但是我更喜欢小城区。”

“你是本地人？”

“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曾背井离乡过一段时间，结果最后还是落叶归根。书中最老套的故事，对不对？而且，你再也找不到比这里灰尘更多的地方了。”

凯蒂一听不禁莞尔，半晌两人都沉默不语。乔似乎故意大咧咧地站在她跟前，等她来开启下一轮谈话。凯蒂抿了口咖啡，视线向丛林深处飘去，神游了片刻才猛然想起自己竟然将客人晾在了一边。

“想不想喝杯咖啡？我刚煮了一壶。”

乔将太阳镜推回到脑门上，将眼镜腿掖入头发里。“我正等着你开口呢。这时候来杯咖啡正合我意。我所有的厨房器具都还装在箱子里，而我的车也还在商店里。你能想象没有咖啡过一整天是什么滋味吗？”

“能体会。”

“呃，那么你一定晓得，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咖啡瘾君子。尤其是在需要拆包的日子。我有没有跟你提过，我平生最讨厌的事莫过于给行李拆包了。”

“我没有印象。”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比那更令人痛苦的事了。得在一片混乱中让东西各就各位，在乱七八糟的杂物中横冲直撞，最终总是膝盖遭殃。别担心，我可不是在这种事上要人出手相助的人。但是咖啡，我可就来者不拒了……”

“进来吧，”凯蒂招手让她进去，“其实大部分家具都有固定放置的位置。”

穿过厨房，凯蒂从橱柜里取出一个杯子，将咖啡添至杯口处，然后递给乔。“对不起，我这里没有备奶油和糖。”

“没必要，”乔大大咧咧地回答道，毫不客气地接过杯子。她朝

咖啡吹了吹气，然后啜饮了一口，“好，说正经的，”她说，“现在你可就是我最铁的姐妹了。真是太——太——太好了。”

“不客气。”凯蒂说。

“听本森说你在伊凡餐馆工作？”

“我在那里当服务员。”

“大块头戴夫还在那儿吗？”看到凯蒂点了头，乔接着问：“我还没上高中他就在那里当厨师了。他还喜欢给人家取绰号吗？”

“恶习不改。”她说。

“梅洛迪怎么样了？她是不是还一见到帅哥就犯花痴？”

“每个班次都会犯。”

“里基呢？他是不是还见到新的女服务员就想追？”

见凯蒂又点了点头，乔放声大笑。“那地方从来都不会改变。”

“你在那儿工作过？”

“没有，但这里不过是个小镇，而伊凡餐馆在这里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大酒店。除此之外，你在这里住得越久，你就对一点领悟得越透，那就是：这地方没有秘密。大家对彼此的事情都了如指掌，而有些人，就好比……梅洛迪吧……将八卦提升为了一种艺术形式。过去这常常让我抓狂。当然了，绍斯波特半数人都半斤八两。在这鬼地方除了说一说家长里短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供消遣的。”

“可是你还是回来了。”

乔耸了耸肩。“是啊，没错。怎么说呢？也许我喜欢这种疯狂的生活。”她又喝了口咖啡，手指向窗外，“你知道吗？虽然我在这里住了很久，却从没有留意到这两个小屋的存在。”

“房东说它们是猎房。在改成出租房之前，它们是苗木场的一部分。”

乔摇了摇头。“我真不敢相信你居然会搬到这里来。”

“你不也来了？”凯蒂毫不留情地指出。

“是啊，但是我之所以会考虑它，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知道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砾石路尽头不止住着我一个女人。这里有点与世隔绝的味道。”

这正是我满心欢喜租下它的原因，凯蒂暗想。“其实不太坏，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希望自己也能习惯，”说着她对着咖啡吹了吹气，想让它冷却下来，“那究竟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绍斯波特来了？我敢打赌，肯定不是伊凡餐馆令人心动的发展潜力。你在这里有家人吗？父母？兄弟姐妹？”

“没有，”凯蒂老实回答，“只有我一个人。”

“跟着男朋友来的？”

“不是。”

“这么说你只身一人……搬到这里来的？”

“嗯。”

“究竟为什么？”

凯蒂没有回答。伊凡、梅洛迪和里基也都问过她同样的问题。她知道这个问题背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心，他们之所以发问不过是出于天生的好奇心，即便如此，除了老实交代，她一直都拿不准该怎么回答。

“我只是想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乔又啜饮了一口咖啡，似乎在思量她的话，但出乎凯蒂意料的是，她没有继续刨根问底，而只是点了点头。

“我能明白，有时候一个人需要重新开始。我对你表示钦佩，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勇气。”

“你真这么认为？”

“当然，”她说，“那么，你今天有什么安排？而我将要边哀号边给行李拆包、打扫卫生，直到双手发痛为止。”